

出版说明

《中共党史资料》丛书，是由中央档案馆编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史工作者研究和教学工作使用。选材多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请注意保存，不要翻印。

为了保持文件、材料的原貌，在编辑过程中，一般未作文字改动。对明显的错别字，在〔 〕内标出正字；原件字迹不清的，以□暂代；个别需要说明的，另加注释。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难免有错，希望同志们提出意见，以便再版时改正。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目 录

叶挺同志参战报告

(一九二六年九月九日)..... (1)

伴唐总指挥赴武穴督战记

(一九二六年十月至十一月) (4)

六军参加江西战争记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八日) (15)

一、各师的战况 (15)

二、军长对于各友军的态度 (17)

三、军部两派最近的暗斗 (17)

四、政治工作 (18)

五、奉新、永修的民众 (19)

第二军最近状况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发表) (20)

江西战事胜利的经过及北伐军东下问题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发表) (25)

(一) 加同志报告 (25)

(二) 飞同志报告 (30)

四军在马回岭激战记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发表) (36)

北伐的七个战役

(一九二六年六月至十一月) (40)

(一) 涿田与龙家湾之战

(一九二六年六月三日至四日) (40)

(二) 醴陵之战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日) (47)

(三) 平江之战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二十日) (65)

(四) 汀泗桥之战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 (91)

(五) 贺胜桥之战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102)

(六) 武昌之战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至十月十日) (111)

(七) 德安、孤山、万家垅、马回岭、九仙岭之战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日至四日) (149)

出版说明

《中共党史资料》丛书，是由中央档案馆编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史工作者研究和教学工作使用。选材多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请注意保存，不要翻印。

为了保持文件、材料的原貌，在编辑过程中，一般未作文字改动。对明显的错别字，在〔 〕内标出正字；原件字迹不清的，以□暂代；个别需要说明的，另加注释。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难免有错，希望同志们提出意见，以便再版时改正。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叶挺同志参战报告

(一九二六年九月九日)

独立团于五月二十日奉命由广东入湘，当时全团人数有二千一百余名，步枪一千三百余支，水机关枪三支及手枪四十余支。五月三〔十〕日第一次在安仁淶田之役虽将敌击退，但损失步枪三十余支，被俘士兵十余名，伤亡三十余名。经此役后即进据攸县，曾成立补充兵一连，以补各连缺额。在攸县驻防一月，四军后援部队始达到，即于六月十日进攻泗汾，进占醴陵。此役阵亡连长两员，重伤排长一员(均同志)，士兵三十余名，获步枪一百八十余支，营退炮一门、子弹数万。此役第一营在敌强袭渡河，并与谢文炳增援部队千人相对抗，卒将敌击溃，官兵勇敢精神颇为友军所赞叹。在醴陵驻防约十日即移驻浏阳，至七月十九日始攻击平江，获敌枪三百四十余支，水机关枪一支，迫击炮两门，俘敌官兵四百余名，此役阵亡士兵三十余人，伤连长一员。入平江后，翌日即向通城追击，抵粤汉路中伙铺车站时，截获敌退兵孙建业部一团，缴步枪一百五十余支，水机关枪一门，俘敌团长一名及官兵四百余人。八月二十六日我军追敌至汀泗桥，独团为预备队，后仅第一营加入作战，获敌营退炮一门，迫击炮一门。二十

七日敌几全军覆灭，独团追击，首先占领咸宁，此地甚险要，经过六里长之铁道，两旁均为水淹，冒险前进，毫无顾虑，颇得友军赞许。此时吴佩孚及嘉谟适由武汉赶来，拟死守武胜桥，以三团生力军在密林内占据第一线阵地，第二线间有大部队，吴逆亲临阵地督战。独团及三十五团（十二师）奉命为第一线攻击步部队，于昏黑迫近敌阵地，因地形极复杂，是夜三十五团与敌相搏，死亡甚多。独团阵亡连长一员，及翌日拂晓，我团因所据阵地甚危险，不得不向敌突击，即将敌击退，遂退出至敌第二线阵地，猝遇敌大军压迫，友军救援来到，独团受损害最大，后我军援队加入，即将吴逆击退。独团即暂在原地休息，以他军担任追击，此役重伤营长一员，连长一员，排长四员，士兵一百余名，总计伤在一百五十人以上。

九月五日独团奉命为攻城部队，以第一营为奋勇队，拟以竹梯攀登城垣，天未明全营迫近城下，受敌猛烈射击，加之以手榴弹及大炮之威力，不二十分钟全营几为敌覆灭，第二营加上亦受大害，至天明乃不得不撤退。此役阵亡营长一员，连长三员，排长四员，士兵六十余人，伤连长一员，排长二员，士兵八十余人，损失步枪四十余支。现城尚未攻破，阵亡官兵均曝尸城下，无法收取，亦云惨矣。

总计独团历次战役伤亡官兵在四百人以上，逃亡病死亦逾二百名，故实力减损甚大，现作战步枪约八百余支，余均运返后方。

目前最迫切的工作，就是补充缺额，扩充尚在其次。

总计历次战役获枪约七百余支，可成立补充兵两营，现拟招新兵一千名，但需巨款接济，否则将束手无策。

补充下级干部在此地已渐次进行，惟将来如扩多两营时，则须粤沪再派人来也。

伴唐总指挥赴武穴督战记

(一个同志的日记)

(一九二六年十月至十一月)

十月三十——三十一日

唐总指挥这一次到鄂东，其任务是想去鼓励第三师士兵的志气。在他没有到以前，第三师曾给敌人打败于武穴一带而退至蕲水之线，那时照其师长李品仙电报说是程旅（李军）自行退却，但后来我们知道这是谎报，原来当第三师与程旅尚在北岸一带防守时，总指挥曾给他们一个电令说，在不得已时可以退至蕲水一带。李师长自接到此电后即下了一道命令给其部下，着他们准备等第二道退却命令下时即行退却。谁知担任攻蕲春之第三师一部自接了第一道命令后，马上即自行退却，于是全线动摇，一直退至蕲水之线。不时有告急电报到汉，闻得这一回的退却。其损失一千五百人之多，因此总指挥不得不亲到该处一行以鼓励其志气。临行时对铁顾问表示要溺顾问与其同行，定于三十日动身，是晚我们就在领事署等候他，于是日在武昌列席于省党部会议，直至晚上十二时，亲身乘坐汽车来接

我们，当我们入坐了汽车，汽车开行时，他不时伸出他的手，表示他有本第三集《向导》和另外一编载有独秀给介石的一封信的那一期《向导》，他对我们说，他迟到了的原因是因为参加了省党部会议，并言：“在省党部办事的有好多是 C.P 的同志”。他又表示国民党得第三国际的帮助实在不浅。

我们于三十一日早到达巴河市，这天晚上饭后，总指挥问及红军平时武装力量大小及战时能招集多少力量，顾问回答了他，平时一师，战时可招至三师之多。他表示中国亦应有征兵制度，但中国目下无人口统计，唯一法能补救之，即中国要实行征兵法非先把农工会组织起来不可，革命军要能实行此制，民党先要注意到士兵生活上改良，使得当兵者确为感觉到党给与彼等种种益处，故党本身亦须严密的把自己组织起来。再次言及冯玉祥其人，说他自到俄国后思想改到了我们的旗帜之下，他以为冯玉祥练兵最弱之点，即使其士兵全副精神和信仰心都集中在其个人，故他可说是一个大军阀及系一种封建社会人物，但冯若能立脚于党，而任其部下发表言论，则此点亦有益。本军的士兵亦犯了同样的毛病，亦把我个人为他们的中心，在军队中有此种毛病的原因，全在中国在此种混乱中，又那时无一种一定的信仰和主义时不得不用的一种方法。他面带笑容地说，我觉得离开汉口是全身自在，天天接客实在是烦得很，凡是一个军人同时兼了政治上的工作是很不好的。顾问这时代他加上这一句，军人干及政治有

时免不了以用于军队的手段来武断政治，但军人不能不明白政治，党有时亦能使我们负完全政治工作而离开军事的工作。汉口来了一个电报是夏斗寅从应山打来的，报说魏益三已派女参谋来我方接洽。总指挥自称魏系其同学，前次他（唐）曾派了一个人带了一封信去见他，信内说同是同学何必自相残杀，后来他向我们说同学中何必相斗，把我们的力量向帝国主义者进攻岂不好。他在说话中忽然提及八军中政治问题，表示一种不满意的态度：“我已出发来，他们也不跟上来做工作”，他这种话是对刘文岛而说的。他又笑着问顾问，以前在广东是否有一般人对他不信任。顾问回答他说：老实说就我个人在以前也有点不信任，凡是一个革命者对于其个人在未见其人之时应该抱一种不相信的态度才是。

十一月一日（在薪水）

是晚饭后又与总指挥说起话来，先说中国革命事件，他觉得中国革命有三点困难：1. 党不严密；2. 军口不统一；3. 民众运动不一致。俄国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多数党有严密的组织，就是在平时受严重压迫之是秘密组织及发展^①。顾问加以解说：但是中国无论何人不愿现时再有专制皇帝，而在此专制之下再行组织革命党，故民党要好，

^① 此句原文如此。

除非左派联合起来才有办法。指挥又说，在中国共产党是算作统一的党了，党员都能服从党的命令。顾问回答，中共党还不算是很严密的组织，这几年国民党是有很可惊的发展，指挥说这是第三国际帮助了的原故。在他的说话中我得知八军的编制每团是有十二连步兵及一连特务队，每旅两团，每师三旅，师部直属炮兵一营（共三连附十二门炮），每旅附迫击炮四尊，每师共有九千余枪，上次攻下武昌城时共得炮二十余门，但皆无炮弹。我们也与他谈到马克思学说，并提及陈铭枢有很多关于马克思学说的书，他说不见得有，老陈不甚了解此种学说。总指挥说，四川现在好象从前的湖南一样，都是很混乱的，解决四川唯一的方法必须有一部革命势力穿进去才有希望。对于中国革命他还有个表示，中国军事、革命是容易办得到的，如辛亥，又如现在会师武汉，但党内部的问题就成为大问题了（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汪蒋冲突）。

十一月二日

我们是日是同徐参谋食午饭，因总指挥已到营盘和他的部队说话了，徐参谋这回对我们把唐个人及其部队的经过说得很详细。当唐做团长时是个花花公子的人物，嫖赌每晚视为常事，但每晚虽是嫖赌都来，一到清早他是一定在操场上的，当旅长时亦同样的行为，直至升为师长后信奉佛教后行为大为一变。当他做旅长时，湘省分为两派，

一派是拥赵，别派是拥谭，唐属前者，而鲁涤平属后者。当赵、谭宣战而赵失败，唐发起火气把鲁的妹夫杀了，因此鲁唐冲突越不可止。唐加入民党后，鲁有这种表示，唐既和我等同道，以前种〔种〕当然如昨日死。唐已曾与程潜决战两次。我们又问赵个人如何，他这样回答我们，赵是一个有能为的人，外交手段是非常厉害的，但此次已用尽的样子，不过赵不较唐做事彻底。我（徐自称）劝了赵好几次来和革命军合作，但他这样的表示：广州有好多的人必不能容他，他一旦投到革命军来，不但自己的势力要失却，就是本人的人格也免不了要损失。当时信阳尚未下，吴来了数次求助的电，赵与吴私交甚密，赵则不能不一助，但其助又必使广州扰其后路，故当其进退两难之时，只有一走了事。关于贺耀组，他说了这样的话，贺可说无人格之人。在湘唐算和其最密交，第一师（贺师）之能存在全得力于唐，当唐入长沙为省长时，贺来拜见，唐即将投革命之意对其说了，他回去后其参谋长即与他互相讨论这事，参谋长对他这样表示了，以前和现在在湘能有权发言者，只有唐和叶开鑫二人，师长（指贺）虽称为第一师，兵力实较他两人为少，目下我第一师的态度应如此，对于任何一方面都不加入，我等应抱中立的态度，标起护湘军的旗帜。广东虽唱北伐，但最少要半年始能实行，如此我们抱不帮何方的主意，等他们两个大势力打到疲倦时候，我们就出来收拾大局，此时则湘省一手可得矣。因此故当我们北伐未出发时，湘省就发现护湘军故也，目下该参谋长已

逃往日本矣。目下八军第一师长叶祺即前湘军第二师旅长，该师师长即曾经唐关起来的刘瀛，所谓宝庆系者即该师也，但叶本人不属宝庆，故虽身为旅长，当时实不能指挥其部下。刘之所以为唐柔禁，因当唐为省长时，刘起了不忠之心，以为我和唐皆身为师长，他能为省长我又岂不能，他因此就把全省的重要机关派他的人去当职，使得唐无法，只有把他关了。部下见了首领已关禁了，都相继地逃走了，故叶就于此时乘机出而收编该师之由来也。□云自德安以北至九江之敌，若马登瀛、上官云相、颜景宗及某旅团……等均集中于马回岭，涂家埠及建昌一带之敌均集中于九仙岭。俟我军深入时左右夹攻而歼没之云云，其时间亦定东冬等日，似预我军总攻击时间者，不料其聚而谋我，反被我聚而歼之也，亦云幸矣险矣。

自德安以北至九江之敌，空巢来集中于马回岭，既被本军击溃则取九江如反掌耳，况江口上十时本军追击部队已至黄岗门，距九江还不过四五十里。而本军之三十六团于江口拂晓由德安驰回马回岭，及二十八团之作一预备者，均未用著，正可鼓其余勇追奔逐北也。张师与各官长商量拟乘胜追取九江，曾数上书李军长建议并声明时间相等，未蒙赞许，令将追击任务交独立二师，本军即日回师讨涂家埠、建昌之敌云。

江口上七时半，本军三十五团即占领马回岭车站，司令部于八时半到达，约至九时许，贺师长率同马弁数十人亦至（在江口拂晓曾通告李军长，言如本军至十二时尚未能将

马回岭之敌肃清者，请派队来参加，李军长曾派陶旅来距马回岭七八里之处，闻敌已溃乃返），乃遵令将追击任务交由贺师担任。本军即日令三十六团及三十八团于支晚进到德安，与七军协同作战，二十九团及三十五团则因死伤太多，略事整顿，于微日前进至德安（三十五团）及南山镇（二十九团铁道道房二十号处）。

支口拂晓卢香亭及崔旅以全力进至九仙岭，七军攻之，我左翼太突进，右翼迟短，正面之敌窥破此情，即由正面进击，七军几退却。我三十六团乃前进御之，将敌正面冲破，敌全线摇动大崩溃。七军尾追之，留涂家埠及建昌之一部敌人闻风乃于支晚安全退却，所有残敌退却约分两路，一路由南昌经赣东向浙边退，一路由吴城向湖口方面退。顷据确息：六军在涂家埠缴得枪千余，七军追击至吴城某处有一不可徒涉之河，敌有万余在河北岸，靠北岸河中敌有小轮六七艘，民船二百余只，我军在南岸不可渡，正苦奈何，乃北岸之敌纷纷摇旗表示投降，恐我方不信，将所有步枪皆一一缴到船中，送至南岸。如是我方有船可渡又得敌械，共计此次七军缴得步枪六千余，俘虏六千余，敌旅长□某亦在俘中，并有敌某旅长为其部下所戕，所有未缴械而逃去之敌正在穷追中。

本军于鱼日正午进至距建昌约十余里之处，因前方（涂家埠、建昌）已无敌人，李军长乃令本军回师至九江，追击向湖口方面溃退之敌。本军乃于是夜驰至九江，于鱼〔虞〕日正午即全军到达九江。当回师时李军长曾面允贺师

归本军张师长指挥。乃其所下命令又不然，而本军行至中途又令向星子县追击，实则敌人不向星子退也，似此疲于奔命，虽人如铁亦将消磨殆尽，而伙食无着（自在箬溪有数万元，但无法运到），死者未埋，伤者未医，生者疲劳已极，不得不暂与休息，故本军暂驻九江。

贺师之向九江追击者，由本军介绍樊崧甫（周凤岐之代表）引导，约千余人先行，敌毫无抵抗，始终以为四军之来追击也（本军俘得敌受伤团长及营长等云，上官旅长知四军来，并知道是拼命的张发奎，欲退，被跟踪追击不能退），纷纷缴械，约缴得枪五六千，炮二十余门，孙逆传芳坐船向湖口退却（本日据湖来人，江中已无兵船，孙逆向南京退却）。现在贺师亦驻九江，七军军长亦于鱼日午后五时到九江。

樊崧甫代表周凤岐到我方接洽，谓愿输诚我方，本军克复德安，即在九江反戈，并云陈光祖团、马登瀛旅亦有接洽均不作战云，但均未实现。陈马二部勿论，而周氏当我军至九江犹不表示退师，至湖口以后，始终无只字报告及他项表示，则我方可知其退兵乃败退也，其派樊氏至我方，不过为缓兵之计耳，樊或受周之骗，而周始终不能作我之友军，已无疑矣。

齐日早，李军长至十二师司令部坐谈至二小时，态度极诚恳，并派本军两团至江北追击。本军已遵令派三十六团及二十八团过江追击矣，唯其部下则太露骨矣，本日早派人至九江县署坐催县长，将九江所有行政税收及一切机

关开单呈报七军部，并云九江是七军的，七军要接收全部政权，不日即令四军及独立二师开走云云。实则本军到此毫无占领地盘之意，当本军到时各行政税。八军之精锐者乃第四师，师长刘兴完全系一军人，不干政治，其做事皆有条理，即平时房中物件亦甚整齐，在该师尤以廖磊之旅为全军之精锐者，故八军有此一种空气，师长以刘兴为首，旅长以廖磊为首，无论何人见过该师皆言比日本军队尤佳云。

十一月六日

此数日来我们与他们住了数日的结果得知他们不甚器重这位李师长的，他们说师长中的材干以他最劣云，李是广西人。我们在半途得了汉口转来杨森的一个电报，内容大约是只愿与唐合作，唐负供给的责任，对吴不表示反对的态度，只号召国民会议解决国是。老唐复了个电报给汉口的参谋长说，这事请与陈铭枢及邓主任会商之，唐对我们说了这么一句话，这是军阀惯用的手段，无足奇。这次出发，唐带了第一混成旅（即攻武昌时为内应之河南第三师，师长系姓吴的，已跑走了。目下总司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混成旅，名虽不属八军，实则八军指挥也）。旅长即系前与我们接洽的贺团长，该旅共两团，团长一个系前三师部参谋长，别一个系前曾来和八军接头的，姓聂，政治部主任，不是同学，其人不是好东西，做不来事。据李

参谋言，总指挥信佛不过两年而已，那时军队甚劣，兼其人亦系花花公子，故不得〔不〕利用一工具来转转身云。今天晚上我偷看了他们的一个从汉口来的极密电，称河南魏益三、田维勤、靳云鄂、寇英杰等均派有代表来此，欲拜见总座，但田靳寇等三人皆无诚意，唯魏确要与我方修好，对总座甚表同情，但对国民政府则表示不满意云。此电系刘兴拍至汉口，再由该处转来。

十一月八日

我们到了武穴后，李参谋、徐参谋等把所有的机关（财政），用了唐的财政委员的名义委任了他们的心腹人。

十一月十五日

我们回到武汉即到总部进晚饭，得知刘文岛与日本人做了一度的交情，请了日人（兵舰的）食饭，李汉俊做翻译，日本表示要我们切实和张作霖合作，和平解决国事。刘并对我们说，日人苦心经营的东三省，我们当然不能一概否认之，一概把他收回。

这回从九江回来时，在船中我、李参谋、吴旅长等和唐闲谈，谈到佛教之事，将来世界以佛教为中心，佛教不但否认“国界”，就是世界也否认之。后来老唐又与顾问谈话，财政应否省立或国立为佳，（顾问）国立为佳。本党